素胚勾勒出青花　筆鋒濃轉淡

瓶身描繪的牡丹　一如你初粧(譬喻)

冉冉檀香透過窗　心事我了然(轉化)

宣紙上　走筆至此擱一半

釉色渲染仕女圖　韻味被私藏(轉化)

而你嫣然的一笑　如含苞待放(譬喻)

你的美一縷(轉品)飄散　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轉化)

天青色等煙雨　而我在等你

炊煙裊裊升起　隔江千萬裏(誇飾)

在瓶底書漢隸倣前朝的飄逸(轉化)

就當我　為遇見你伏筆(轉品)

天青色等煙雨　而我在等你(類迭)

月色被打撈起　暈開了結局(轉化)

如傳世的青花瓷自顧自美麗

你眼帶笑意(上下兩行形成倒裝、譬喻的修辭關係)

色白花青的錦鯉　躍然于碗底(摹寫)

臨摹宋體落款時　卻惦記著你

你隱藏在窯燒裏　千年(誇飾)的秘密

極細膩　猶如繡花針落地(譬喻)

簾外芭蕉惹驟雨　門環惹銅綠(轉化、摹寫)

而我路過那江南小鎮惹了你(上下兩行三個句子運用了排比、類疊修辭)

在潑墨山水畫裏　你從墨色深處被隱去(轉化)

天青色等煙雨　而我在等你

炊煙裊裊升起　隔江千萬裏

在瓶底書漢隸倣前朝的飄逸

就當我　為遇見你伏筆 天青色等煙雨　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撈起 暈開了結局

如傳世的青花瓷自顧自美麗 你眼帶笑意

譬喻：以“你隱藏在窯燒裏，千年的秘密，極細膩，猶如繡花針落地”為例，“你隱藏在窯燒裏，千年的秘密，極細膩”為“喻體”，“猶如”為“喻詞”，“繡花針落地”為“喻依”。若從譬喻“運用想象力，以具體而熟悉之物說明或形容抽象之物”這個原則來看，想象力將“細膩的秘密”與“繡花針落地”巧妙串聯在一起，呈現出彼此微妙的關係：那段“隱藏在窯燒裏千年的秘密”是如此細膩，因而被小心呵護著，唯恐一碰就破，就像繡花針落到地上，是那麼輕盈細微，卻又帶點小小的危險。而“瓶身描繪的牡丹一如你初粧”、“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如傳世的青花瓷自顧自美麗，你眼帶笑意”等句也都是譬喻法的完全體現。

類疊：類迭不僅能使語調和諧，還可強化詞句所透露出的意思。“簾外芭蕉惹驟雨，門環惹銅綠，而我路過那江南小鎮惹了你”兩句中連三個“惹”字就屬此用法。有主動招惹之意的“惹”，讓“芭蕉”與“門環”兩種原本屬于被動意象之物倣佛有了生氣，芭蕉不再只是認命般讓驟雨淋泄其身，而門環也不再被動等待銅綠染身，然後再對照下一句“而我路過那江南小鎮惹了你”，整個畫面更是活了起來。第三段與第四段開頭的“天青色等煙雨，而我在等你”屬于類句。

轉化：在《青花瓷》歌詞中使用最多的就是轉化，例如“冉冉檀香透過窗，心事我了然”，“釉色渲染仕女圖，韻味被私藏”，“在瓶底書漢隸倣前朝的飄逸”，“月色被打撈起，暈開了結局”，“在潑墨山水畫裏，你從墨色深處被隱去”，“簾外芭蕉惹驟雨，門環惹銅綠”等句。“你的美一縷飄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也屬于轉化，在這句詞中“美麗”被擬物化，成了能飄蕩在空中的一縷霧嵐，前往到一處故事主角無法到達的地方。美麗已不復見，人與物之間的界限在此模糊曖昧，詞意卻也變得深刻而繁復。

排比：“簾外芭蕉惹驟雨，門環惹銅綠，而我路過那江南小鎮惹了你”就是用兩個以上結構相似的句法來表達性質相同的意念，顯現出句子的節奏感與律動，增強詞意的感染力，強化了“惹”的意象。

誇飾：“炊煙裊裊升起，隔江千萬裏”誇張了隔江對望炊煙的距離，對應上一句“天青色等煙雨，而我在等你”所指涉的等待，倣佛是如此無窮無盡，而且隔了千萬裏，顯得遙不可及；另一句“你隱藏在窯燒裏，千年的秘密”中的秘密被保守了千年從未讓人知道，象徵守密者的細膩與堅毅，能讓秘密在窯中歷經千年煅燒也不泄露一字一句。

轉品：簡言之，就是轉化某一個詞原來的詞性。例如“在瓶底書漢隸倣前朝的飄逸，就當我，為遇見你伏筆”中的“伏筆”原為名詞，在這裏做動詞用。由于這樣的轉化，句子頓時有了動態感，進而深刻表達出前一句中的“書寫”動作，以及隱含在書寫動作下的心意。“你的美一縷飄散”的“一縷”則是數量詞轉化成副詞，整個畫面感都出來了。

倒裝：“如傳世的青花瓷自顧自美麗，你眼帶笑意”就是個倒裝句，正確的文法順序應為“你眼帶笑意，如傳世的青花瓷自顧自美麗”。使用倒裝法，並不太會變動句子倒裝前後的意思，但是意境上就有所不同了。就拿此句為例好了，未使用倒裝的句子(後者)較平鋪直敘，整體感覺沒有起伏，較為平板，但倒裝之後，讓人更有想象空間，一位美麗的女子似乎就這麼站在眼前，盈盈笑著。

摹寫：所謂摹寫，指的是在視覺、聽覺、嗅覺、觸覺上能引起感官感受的描寫。譬如“色白花青的錦鯉躍然于碗底”就在我們眼前栩栩如生描繪出青花瓷上的錦鯉顏色，尤其在白瓷襯底之下，倣佛即將躍出碗底似的。至于“簾外芭蕉惹驟雨，門環惹銅綠”這句詞是不是讓你宛若看見庭院裏被驟雨打彎的芭蕉搖來蕩去，空氣中的濕氣透進了門環，讓它招惹了一身銅綠色，耳邊還傳來淅瀝雨聲呢?

本文摘自《中國風：歌詞裏的文字遊戲》，方文山著，接力出版社